

天台智者的內外之判

韓煥忠

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博士生

提要：天台智者非常重視佛教與外道的區別，在對三藏教的判釋中闡述了佛教相對於外道的優越性。就產生而言，外道起於對因果的錯誤見解，而佛教則是由於佛正觀因緣悟道而產生；就內容而言，三藏教戒定慧三學詮因緣生滅四諦之理，能引導人們出離生死流轉之苦海，而外道戒定慧雖有邪正之分，但都不能出世離苦；就修行而言，三藏教有四門入理，佛依悉檀因緣善巧設教，而外道之四門皆無悉檀因緣；就次位而言，三藏教念對初心成就，既已遠勝六師外道。智者認為，佛教與外道優劣雖屬天懸地隔，但二者又是可以相互轉化的。

關鍵詞：天台智者 三藏教 外道 判釋

判教語境中的內外之分，實際上是指佛教與外道之間的區別。天台五味八教雖是判釋如來一期化導，但其前提是必須將佛教與外道區分開來。佛教興起於古代印度沙門思潮繁盛時期，當時就有六十二見、外道六師等說，佛教就是在與這些外道思想的爭論中發展起來的。為了與外道相區別，早期佛教有諸行無常、諸法無我、涅槃寂靜三法印之說。智者認為佛教中最為淺近的三藏教既已遠勝外道，他以能不能引導人們脫離此無常、無我的生死大苦海而獲證涅槃寂靜作為區分內外邪正的基本標準，從產生、內容、修行、次位等幾個方面對佛教與外道進行了分判。

一、產生不同

外道與佛教，都是一種關於人生、社會和世界的學說。人生之苦惱，社會之動亂，世界之變遷，引起許多哲人的沈思，他們從各自的立場出發，提出了許多種解釋和解決方式，由是形成許多不同的學派和宗教。從佛教的立場看來，外道對人生社會的解釋持無因緣或邪因緣論，遂有種種邪見生起，而佛教以正因緣而觀諸法，是以遠勝外道。

在《摩訶止觀》卷十上中，智者對外道的起源與流變有所述及。智者認為，外道有三個來源：一是迦毘羅外道，認為因中有果，因與果是合一的，沒有區別的；二是漚樓僧佉外道，認為因中無果，因與果是區別的，毫無共同和共通之處的；三是勒沙婆外道，認為因中亦有果亦無果，因與果的關係是既相同又相異，既相區別又相聯繫的。從這三種錯誤的因果觀念出發，不斷的流行、分化，形成眾多的外道，乃至有所謂六十二見之多，到佛出世的時代，外道中有六大師非常出名，即所謂外道六師，其一是富蘭那迦葉，主張諸法不生不滅；其二是末伽梨拘睺梨子，認為眾生苦樂無因緣而自然如此；其三是刪闍夜毘羅胝子，主張眾生在極大久遠的未來劫中時機成熟，無論善惡，皆能得道；其四是阿耨多翅舍欽婆羅，認為苦行可以滅除罪業，獲得善報，因而採用投巖、拔髮等極端苦行；其五是迦羅鳩駄迦旃延，主張因果的亦有亦無，於各派爭論中依違不定，非常油滑；其六即尼犍陀若提子，認為既已作業，即決定難以改變。此六大師各領弟子，各傳其學，影響廣大，深受敬崇^[註 1]（第一三二頁中）。

與外道執著邪因緣無因緣而成諸見不同，佛教乃起源於如來的正觀因緣。按小乘佛教的說法，釋迦牟尼為菩薩時，從初發心作佛始，經過三大阿僧祇劫修行，六度成滿，又經百劫修福，種三十二相因，得生兜率天。值此賢劫，從兜率天下，托胎、出生、出家，經六年苦行，於菩提樹下破魔、證道，然後赴鹿苑轉法輪，廣開三乘教法：為聲聞弟子說四諦即苦、集、滅、道。所謂苦，是指生老病死等無常變遷給人造成的逼迫感；集，是指招聚各種煩惱和痛苦的原因；滅，是指人們所受的子縛果縛等各種業報的消滅；道，即擺脫各種煩惱和痛苦、滅除各種繫縛、通至涅槃的途徑和方法，此四者皆真實不虛，故稱四諦、四真諦或四聖諦。為緣覺弟子說十二因緣。十二因緣指無明、行、識、名色、六入、觸、受、愛、取、有、生、老死等憂悲愁惱。此十二支之間，互為因緣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以有流轉生死，沈淪苦海；此無故彼無，此滅故彼滅，以有還滅寂靜，獲證涅槃，成就辟支佛果。為菩薩弟子廣說六度，即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，利益眾生。如來一期化緣既盡，便於娑羅雙樹間入無餘涅槃，留取舍利，廣福人天。弟子摩訶迦葉、阿難等，結集佛說，四部《阿含》，是為修多羅藏；五部《毘尼》，是為律藏；諸部《毘曇》，是為論藏。經多詮定，律多說戒，論多辯慧。後世弟子依教修行，志求出世，可以從生死流轉中解脫出來。

智者認為，六師等外道起於無因緣或邪因緣等邪見，執爭是非。或主張縱欲嗜殺，此不唯難除舊業，反而更造新業，不僅難以出離世間因果報應和業力輪迴，反而會招致惡道之報。或主張苦行自虐，乃至有臥棘、食糞、裸形、拔髮、投巖等極端行為，此尚未見出苦之益，反倒先受許多無謂的痛苦折磨，也不是真正的解脫之道。三藏教所說的四諦、十二因緣以及六度，建立在正確的因果觀念基礎之上，遵而修行，必能使行人悟達諸法無我，諸行無常，超脫生死流轉之苦海，獲證清靜寂滅之涅槃。佛教與外道之孰優孰劣，真所謂天地霄壤之別。

二、內容區別

外道與佛教三藏教皆有戒定慧三學名目，但其內容差異很大。智者認為三藏教詮生滅四諦之理，教導人們出離生死流轉之苦海，從假入空；而外道戒定慧雖有邪正之分，但總為愛見所攝，不能引導眾生脫離世間生死。智者於《四教義》卷一中對外道與佛教的戒定慧之差異作了比較。

智者認為，外道所說的戒定慧，其中有邪有正。外道邪戒是指那些所謂的雞戒、狗戒之類；外道正戒是指十善道等。外道邪定是指九十六種外道所謂的鬼神邪定之法，通過修習此種禪定，有的能夠預知世間的吉凶禍福，顯示出神通變化等；外道正定就是四禪、四無量心、四無色定，以及通過修習這些世間禪定所獲得的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、神足通等。外道邪慧即是從身、邊二見出發，否認因果報應，業力輪迴，以食糞、裸形為修行方式等；外道正慧就是根據身、邊二見之心，產生各種關於世俗的智慧和認識，主張有因果報應，從而修行各種善法。外道戒定慧中的某些部分，智者之所以斥之為邪，乃在於它們不唯無出世度苦之功能，且違背一般的常識，乖僻特行，熒惑人心。而對於某些部分，智者之所以允之為正，乃在於它們雖無從假入空之益，但有誠惡從善之用，對世間生活還是有些好處的。智者認為，外道戒定慧中可稱為正的那些部分，是外道無意識中的產物。他比喻說，這就像蟲子蛀食木頭一樣，自然會留下一些痕迹，這些痕迹有時看起來好像某種文字，但蟲子自己是不曉得它是字不是字的（同[註1]，第七二一頁下）。

三藏教是如來化法四教中最為淺近的一種，但它所包含的戒定慧三學卻純正無邪。戒即《八十誦律》、五部《毘尼》所講的十種得戒，確立了佛教的一切律儀規範和禁制，用以防止和消除身口所犯的各種過錯和惡行，不造作新的輪迴受報的業因。定即四部《阿含》等所說的修行方法，它指導行人依八背捨、勝處，入九次第定、師子奮迅、超越三昧、願智頂禪，獲得天眼、天耳、他心、宿命、神足、漏盡等神通以及辯才無礙等。慧就是經論所明的各種諦理，能破除身、邊二見，六十二見種種外道之見，獲得脫離生死苦海的出世無漏智慧。三藏教所講的戒定慧，外道甚乃連名字也不知道，所以外道中是一點也沒有的。智者將外道戒定慧比喻為驢乳，將佛教的戒定慧比喻成牛乳；雖然同名為乳，如果對驢乳進行加工的話，就會變成臭糞，而對牛乳進行加工，就可以得到美味醍醐（同[註1]，第七二一頁下）。智者以此表明，依外道戒定慧修行，不唯不能出世離苦，反而會加重繫縛和苦難；只有依佛教戒定慧進行修習，才能夠從假入空，解纏去縛。

智者站在佛教的立場上對外道戒定慧所作的分析，固然有非常強烈的否定和批判意味，但他認為其中有所謂正的一面和部分，則為其後來以圓教實相會通內外埋下了伏筆。

三、修行差異

智者認為，三藏教的修行方式遠較外道為優。三藏教詮因緣生滅四諦之理，而悟理的門徑有四個，即有門、空門、亦有亦空門和非有非空門。如來根據眾生的機緣不同，隨用一門，引導眾生出生死之苦海，證寂靜之涅槃。外道修行雖然也有四門，但其說教不用悉檀因緣，反成置障加縛。三藏教四門入理各有十法，故稱十法成乘，意謂此之十法可以作為運載眾生度過生死苦海到達涅槃彼岸的船筏。智者於《四教義》卷三中以三藏教有門十法成乘為例，詳細闡述了佛教修行較之外道的優越與殊勝。

第一知正因緣。三藏教深觀無明因緣生起諸法，人們作業受報，招聚苦果，遂有生死流轉、煩惱逼切。外道或認為世間萬事萬物之所以如此並無什麼原因，是自然如此，或認為有某種外在的東西諸如梵天等創造和安排的。智者站在佛教的立場上，認為前者是正確的，而後者是錯誤和充滿邪見的。

第二真正發心。佛教行人知無明因緣生起三界煩惱，因此產生覺悟，發心消除無明煩惱結業，獲得涅槃寂靜，從生死苦海中解脫出來。外道修養，或為名聞，或為利養，或耽著禪樂。智者認為，佛教行人追求出世離苦的目的是純正的，其發願是真誠的，決心是堅定的，這是一切天魔外道所難以比擬的。

第三止觀進行。止觀是天台宗最為擅長的修行法門。止以入定，破其散亂；觀以發慧，祛其染滯。止觀為因，定慧為果。天台宗歷來標榜定慧雙修，止觀並遠，如車之雙輪，鳥之兩翼，以之為入理悟道的要門，至遠升高的法寶。通過修習止觀，就能夠開發無漏定慧，成就出世善法。外道不知止觀修行，如同得到一頭奶牛而不知擠奶之法，乳尚難得，更何況酪酥醍醐。智者意在譏諷外道修行無術，難獲解脫。

第四破法遍。佛教行人能用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之理破除身、邊二見乃至六十二見等種種邪見，深知一切知見皆從無明因緣生起，都屬於顛倒妄見，因此對任何見解都不生執著之心。外道各從自身出發，對自家的見解極為執著，諍論是非，較量長短，不過是增加邪見煩惱而已。智者學通龍樹，深明蕩相遣執之般若宗旨，不僅對外道執著己見深生厭惡，而且對佛教行人執教見境也大加斥責，認為此類人等雖學佛法，實成外道，足為警誡。

第五善知通塞。佛教行人熟知滅除因緣無明而起的邪見的辦法，此即為善知通；也知道種種邪見皆招聚結業，障礙修行，此即為善知塞。對通塞深有洞悉，在修行中就能夠增強針對性，避免盲目性，防止誤入歧途，外道雖然也講修行，有時還會採取些正確的方法。智者認為，這不過偶然如此而已，外道實際上無此自覺。

第六善修三十七道品。三十七道品是對四念處、四正勤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支，八正道等佛教修行方式方法的總稱。智者認為，善於合理運用此三十七道品，調適身心，必定能夠打開解脫生死的大門，進入涅槃寂靜的境界。對此三十七道品，外道連名字都沒有聽說過，更不用說善於修行和運用了。

第七善修助道法。佛教行人還往往需要修習五停心觀作為入道的輔助手段。五停心觀是五種對治方法，即以數息觀對治散亂，以慈悲觀對治瞋恚，以不淨觀對治貪愛，以因緣觀對治愚癡，以界方便觀對治執著，其功能是使人們的心念從散亂狂逸中得以停住，為依佛教修行準備好心理基礎。通過修習五停心觀，能夠策發各種禪定、背捨、勝處。外道修行與此不同，他們不僅不能使自心的貪瞋、散亂、昏沈、愚癡等種種癥結得到恰當的對治，反而在修習世間禪定的過程中，生起貪愛、邪見和傲慢；這實際上有如庸醫只曉一種治術，不唯難以治癒病症，反而會加重病情。

第八善知次位。次位是指修行所依據的次序及其所達到的境位。三藏教行位有所謂七賢七聖之說。七賢位是指五停心、別相四念處、總相四念處、煖法、頂法、忍法、世第一法，其中前三位又稱三賢位，觀行位，屬外凡，指依佛教進行修行的初始階段；後四位又稱四善根位，相似位，屬內凡，指修行既深，見解和行為逐漸與真理或聖位相似。七聖是指隨信行、隨法行、信解、見得、身證、時解脫羅漢和不時解脫羅漢，與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和阿羅漢等四果相對應。佛教行人依位修行，次第明悉。外道對修行的次位不甚了知，往往未證謂證，未得謂得，以下濫上，以邪亂正，執見計較，以生死法為究竟涅槃。

第九安忍內外強軟二賊。佛教行人在修行時，會遇到各種煩惱和障礙，如外來的誘惑、逼壓，內起的貪愛、恐怖等。這些煩惱和障礙有時表現得很強烈威猛，有時表現得舒適、悅意，因其能惱亂修行，阻礙精進，佛教呼之為賊、魔、障等。佛教行人能夠安心忍受各種艱難困苦，抵制各種誘惑和貪愛，一心修道，以求出離生死苦海。外道或許能夠安忍那些比較明顯的障礙和困難，但對於那些比較微妙深隱的障道之法則無法安忍，因而產生退墮，不能成就無漏善法。

第十順道法愛不生。佛教行人依法修行，獲得善有漏五陰，由外凡而入內凡，成就相似真解，對於已有的成就不生貪戀執著，而是堅持修行，必求出世，不於頂法位上產生退墮，最終定能見道證真乃至成阿羅漢果。外道常常貪戀相似位的勝妙，不能堅持修行，繼續前進，猶如留戀於生死苦海中戲波逐浪而不肯登上涅槃彼岸一樣（同[註1]第七三一頁）。

綜上可知，三藏教較之外道的優越性在於，三藏教為出世間法，是解脫道，依之修行，決定可得四沙門果。而外道則是世間法，是邪見，依之修行，徒增煩惱，難免生死苦海之流轉。有門十法成乘如此，空門、亦有亦空門，非有非空門例然。只是智者判釋三藏教多依《毘曇》有門，偶及《成實》空門，而認為亦有亦空門，非有非空門的論著未傳中土，無論可弘，這則反映了小乘佛教在中國發生影響的實際情況。

四、初心優劣

智者每謂天台一家教門，正在初心，即人們對佛教發生信仰並開始修行的初始階段，就次位而論，即是外凡觀行位，具體到三藏教，則是指五停心四念處位。智者認為，如果於三藏教外凡初心有所成就，就已經遠勝外道極果。

三藏教初心位以五停心為助道因緣，而重點在別相四念處。即通過對治心靈的散亂、昏沈、狂逸等而使之內斂於清淨之城，在此基礎上觀身不淨、觀受是苦、觀心無我、觀法無常，破除常、樂、我、淨四種顛倒見解，將小乘佛教最基本的價值觀、世界觀滲透到意識深層中去。天台宗將此四種念處分為三類：一為自性念處，即破除諸種顛倒知見而獲得的正確智慧，能夠依據真理斷除結使煩惱獲得入道的要門；二為共念處，即定與慧相共，或稱定慧雙開，斷除結使煩惱及各種從心所起的法數，甚至從禪定中獲取神通等。三為緣念處，即運用自性念處和共念處，對能觀之智與所觀之境等一切法能夠完全清楚、正確地瞭解、認識和分辨，從而獲得流暢無礙的雄辯才能（同[註1]第七三四頁下）。

智者於《四教義》卷六中指出，依三藏教修行三種四念處，即可遠勝外道六師之說，破除一切偏邪之見。智者根據六師外道的本領與專長，將其分為三類，即一切智六師、神通六師和韋陀六師。一切智六師邪心見理，發於邪智，辯才無礙。神通六師修習世間禪定，獲得五種神通，並且具有慈悲之心和忍受苦難與誘惑的能力，即便割之以刀，或者塗之以香，都不能使其憎恨或者喜愛。韋陀六師熟悉四韋陀十八大經等世俗典籍，能夠預知世間吉凶，通曉天文、地理、醫方、卜筮、相面等各種技藝。這三種六師外道，由於各有所長，皆能聳動百姓，所以當時十六大國和國王都對他們敬之如神。智者認為，佛教四念處即可破此三種六師外道。其中自性念處可破一切智六師。六師外道之一切智，實際上是依身、邊二見所發的邪見、偏見，其所謂已得涅槃常樂我淨，不過如蟲道蟲亦不知是字非字一般，都是些顛倒知見。自性念處成就即能具真實智慧，悟達身受心法的不淨、苦、空、無常，從而破除了一切智六師的種種顛倒見解。共念處可以破除神通六師。因為外道只不過通過世間禪的修習而獲取神通，在智者看來，這種禪定很淺，觀行力小，所以其神通也是很有限的。而共念處成就即能發背捨、勝處、一切處、九次第定、入師子奮迅、超越三昧，獲取一切神通，其禪定既深，自然觀行力大，由此引發的諸種神通，自在無礙，變化無方，是神通六師所無法比擬的。緣念處可以破除韋陀六師。因為四韋陀十八大經所說不過世間愛見等淺近之事，佛教自性念處、共念處、能觀之智、所觀之境等一切教義、全部法門，均是世間典籍所不載，外道六師所未聞。外道之學可為緣念處所攝受折伏，佛教法門卻非外道所知所聞，那麼緣念處遠勝韋陀外道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（同[註1]第七三五頁上—中）。

天台智者以三藏教外凡初心成就既已遠勝六師外道，是其運用教相判釋進行思想論爭的一大技巧。按天台家之觀點，初心是邪正分流之際，於此發軔修行，因而是佛教與外道爭取信眾的領域。初心不堅定，對佛教的信仰不牢固或不純潔，就難以保證佛教的順利發展。三

藏教在化法四教中，於教理為淺；有門於入理四門中，於教相為劣；有門初心更是佛法淺劣教門的初始階段。此淺教低位既已遠勝外道，此後之深教高位則更非外道六師所可同日而語。我們說，智者對佛法與外道之分判，雖難免於一個佛教義學高僧所固有的宗教偏見，但他強調發心之初樹立正確的佛教信仰，遠離邪理邪信，對於佛教的發展實為遠見卓識。

智者認為，佛法與外道雖然高下懸殊，優劣天隔，但二者又是可以相互轉化的。這一者在於外道知識見聞較多，且各有所長，因而往往是利根聰慧之人，一旦機緣成熟，施教得益，即能為佛教所攝，且能深造有得，如來弟子如舍利弗、目犍連等原來均為外道名家。二者在於有些外道或慕佛教名聞，或貪檀越利養，掩其外道之實質，削髮染衣，而示佛法之相狀，如犢子等立不可說我於第五藏中，方廣道人墮惡趣空中等，即成附法外道。三者在於學佛法之人，未能真切領會佛教意旨，執著諍見，違背悉檀因緣，入有門墮有見中，入空門墮空見中，是為學佛法成外道（同[註 1]第一三二頁下）。智者所開示的佛教與外道的相互轉化，一方面為破邪立正、引外向內找到了可能與契機，另一方面也為佛教行人必須樹立堅實的正信，以免墮落為外道提供了警示。

【註釋】

[註 1] 《大正藏》第四十六冊（日本大正十五年發行）。